

二恥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詩

古體一首寄呈椒谷

有客有客字景楷。去國離家十一歲。瀛洲錦陽

藥城。在在行裝何困弊。或居山間伴松陰。或行洲

攬菴蕙。日簞瓢。肚未充。年年素葛身未蔽。其間

行望靈情。幾攬遊子千行涕。嗚呼我罪塞兩儀。橫

盈眸。梧溢世風。樹深悲。嗟何及。百年瓦盆又長。跳

九莫住三样畢。逃矣江潭。猶飽繫。嵩陽歲晏。美獨立

綠林芳艸。傷心麗。愁依故舊。書曾斷絕。况說殊方。看

鬢東鄰。金子西鄰申。獨也交情。露實際。六月炎蒸。正

二恥齋集 卷二

詩

歎絕筇竹來訪相次第。畸懷慰去晤言長。鏢沉論

傷感。經達士大觀。莘榮辱。凡夫小智。同掣曳。琳宮連

日聽高論。頓爾曾襟去。涼懣。兩翁厚意不可忘。起謝

靈。緩門屏。詣高庄。秋氣感我。毋。壘。隱。窗。邊。話。細。歎。

曲寧知白日暮。留連不覺清夜矣。歸來賴臥寺門前。

夏向楸林勞兩睇。炎官餘毒豈足怕。其奈陰霖未悞

霽。乞巧佳辰。此際過。梧桐露墜。寒蟬唳。時物淒淒。助

感發。懷入一念正。難制吾行。當在數日內。蓬戶為

莫堅閉。

夜起看月

半夜開牕看月色。兩餘清迥好精神。吾心本體元如

許肯使留存一點塵。

往往戊午冬。李濟鄉氏訪余於龍岩。因留一

詩以別。余牋未即和謝。厥後仍遭巨創。繼鬼

流遁。拜與本詩而忘之。日余適往椒谷。李兄

亦來在座。言及前詩。索報頻緊。余為之曠然

摧謝。既歸。即次其韻。併用別韻。成三首奉呈。

以塞前日逋慢之辜。切望時恕。逕惠瓊報。

江潭客恨共誰商。驛即追尋侵覺場。玉故高談懷促

席。金鉞健句憶傳觴。三年苦阻花生眼。一夜重逢月

映床。笑罷還驚催夢欠。君何有惠不相忘。

浙浙西風動素商。清秋節屐倚椒場。閑人隱几開詩

### 二恥齋集 卷二 詩 三

篋好客同堂泛酒觴。大勝東山綠竹席。堪追南岳講

麈床。游蹤漫挹巧工醜。止宿深情不可忘。

霜葵不死向陽誠。况復終天未暮情。物外宿心專美

境。人間晚事步危程。靈深楚澤青楓暗。歲晏山白

髮明尚賴五編存。至樂時時寶匣理餘聲。

申上舍和送前詩。更步仄字以謝。

西風吹動管邊灰。雨餘秋光巧剪裁。名逕任它蓬壑

掩芒。五編隨分聖賢陪。雲深澤畔青楓老。歲晏山白

髮催尚賴明珠來。映席沙門寒月共徘徊。

李齊仁夏以盆字韻寄示。進步以謝。

盆風和雨一翻盆。撼得愁腸倍纒君。願把江潭幽獨

鉅聯床秋月商論

中元節書懷

中秋端正月人作令辰看客子緣何事年年意倍酸

又七言一絕

郊原士女競奔奔清酒靈香上相墳此日倍深霜露

感鄉山消息難聞

八月既望風清月白夜景甚適護成一絕

昨日清風同此日今宵皓月勝前宵奇人渾絕蕭然

感光霽高懷正不遜

光風霽月周夫子灑落胸襟百世師從古相傳無別

法惟將太極日孜孜

三恥齋集 卷三 詩 三

伯兒讀小學故次寒暄堂讀小學韻書示

虛靈本自露天機八歲要復絕四非立教明倫都在

此孜孜終見義之肥

題寧國寺

青山花葉一春秋歲晏時懷不自由世界還疑靈鷲鳥

景行裝恰似暢禪籌千年古塔滄海閱一道寒泉晝

夜流風月任它閑者主倘來樂辱不消愁

落帽佳辰不見黃花謾詠一絕

家兒來報菊花奇歲暮於期願托落帽佳辰悄然

坐故人休惜最高枝

又七言律一首

西風日緊露為霜。九佳辰在鷺陽。瘦盡秋容溪出石。粧成晚節菊山添。香入無白酒黃鸝興。詩有奔檣快馬狂香。鄕山千里隔。終天餘痛此時長。

問菊

萍蓬身世久流移。篤友情親亦甚隨。多謝秋林霜下傑。能拚世態訪於斯。

菊答

天賦孤貞我不移。何人陶後可相隨。近聞五字離奇甚。為說心期故至斯。

楸洞兩兄同作嶺行奉贖一律。

詩老今同嶺外遊。沿途風物正深秋。巖楓染赤粧千

二聖齋集

卷二

詩

四

壁野菊堆黃倒一湫。雙鳥嚶鳴會有樂。孤蟬寂寞獨

生憂。天恩早晚應金釋。分付江山待我輒。

寧國寺聯句

荒涼野寺晚風日。仲冬初。景樞占塔金軀優。喬槐半

腹虛。君瑞儀惟三代在。僧數人餘。景樞遊子偏多

感興。衰問木魚。君瑞

金兄君瑞作湖南行詩以奉贖。

我輩貧為甥。君今千里征冰清。錦水渡風烈。萬山坑

可耐。慈親念無窮。損友情。嘉平餘光五。越此倘回程

雪月夜乘冰。驚溪臘月

雪月千年色。江湖一逐臣。五休亭上石。沽酒作三巡。

許明透讀朱書。呈贈古詩及四韻。

畸人耿獨立歲晚。誰與邁蕭寺屢遷居。忽摩安岳。

吾子肯相顧。高情超世域。攻詩虛堂榻。為學殿梯。

靜裡展朱書。頭面勤梳灑。高挹海天會。細繹蠶牛話。

古人條千載。其言尚不壞。苟知豭可悅。何患犢惟賈。

全體墜大用。畢竟溢吾脾。好復日孜孜。努力勿廢費。

四韻

靈谷遺書百世師。退陶明訓我聞之。曾於灑灑天兼。

海。義理潛潛髮又絲。藥石攻來入瘵疾。鑪錘應去物。

無私。多君獨訪康莊路。細繹微言日有莘。

即事

二恥齋集 卷二

詩

五

天地春風好。江湖物色芳。曾狂嗟已遠。懷古意偏長。

同諸益旣月

清風朗月可憐。夜攜手同來沙上行。箇中別般光霽。

景吾儕。須臾驗明誠。

主成之春勝似秋。山高月小又溪流。云何酒店全無。

酒。興味悄然不可留。

次許兄道真四韻

物色三過他鄉十二春。風霜全縵命天地荷深仁。

白眼悲今世。青眸見古人。山資無一石。安得買芳鄰。

與諸先生出遊溪月次金時會韻

踏月平郊路。良朋幸許過。狂奴興適曲。水惠風和。

詩果有聲否。酒甚不飲。何夜深。坐久相對萬山花。

次金時會韻二首

樂彼梅山下。詞林見鉅公。獨超今世。綽有古人風。  
花鳥權常釋。圖畫味豈窮。清詩三復罷。字字露真衷。  
風霜餘萬炬。湖海困三移。學范時雷鼻。和陶幾擗髭。  
罪深人不恕。情篤子能知。別去。妻香楊。源源更有誰。  
與金兄尋鴈嶺遺址

行行到鴈嶺。嶺古倚巖端。宿霧侵笻濕。長風入袖寒。  
心期吾自遠。眼界子能寬。悵望春先暮。餘紅大半殘。

送春

三月正當三十日。東君去去何所之。此日恨無錢。春

二耶齋集卷二

詩

六

酒此日空賦送春詩。笻雙屐上青山。帳望春春寄  
一辭。青春伴好慰。寂春去如金。將何為春。抱富貴  
漸寂寂。夏艸繁陰正。離離山頭斜日獨。中中借問春  
光其有知。太平 聖代象春容。雨露恩光也無私。  
早晚幸蒙春雷動。花柳鄉園歸不遲。今年相別且莫  
歎。故山重逢應有期。春光不語。遠去存立風前心  
事悲。

寄題朴友懷隱堂

空窅紫椽短。短閣堂名懶。隱義何居。非因子美朝繁  
罕。且學字元柳。機事疎。天地中間閑。偃仰溪山側。畔恣  
嘯。噉。祇今得失無心久。悔却從前浪逐虛。

贈金時會觀國之行

吾王儒教軼文王。四月清和視國旌。多士競趨新

化育。都人咸覩盛儀光。天開禮網恩風暢。日繞花

園瑞靄長。獨對三千君有手。霜蹄行見九霄驥。

述古體一筭。寄許明遠。

東君餞別十餘日。客懷悠悠不可制。潭畔消息誰相

問。山坐蝸廬門獨閉。花溼未嘗迎客掃。時上巖端步

袷桂。此際懷君君不來。明沙十里斷歸樵。昨日移書

苦相邀。柏馬遺言君倘諦。流光忽忽不我與。天籟誰

住朱顏麗。斯文曾設在灑掃。羣聖淵源本孝悌。盡掃

爭來日孜孜。努力從今至于斃。三墳五典開口誦。萬

三恥齋集

卷二

詩

七

戶門揮手揭天開。粵山一片鑑日照寒泉。四子功

從知至我天下樂。不出明窓業九際。斐然枉言倘可

採莫諉家貧糧不繼。

病中口呼古詩一章。

一病苦淡淨。曾懷尚餘偉。高坐看山面。山面妙理

靜息聽寒泉。寒泉亦活地。萬物豈云遠。身撫自備

自愧少失學。垂老方悟此。猶已忽自歎。沉吟也誰爲。

或者賴天靈。復享一二紀。庶幾覆燭。努力追前軌。

四言

有客無家。乃在湖沲。耿耿不寐。吁懷伊何。

瞻言止極。九萬其高。有美一人。使我心勞。雷公載

亂毛長言嘔欲進無路謾詠楚騷

東望蒼閩嶺海其脩各天涯星紀載周我思國涯

親念寧休究其鸞髮尚夢在眸

有兄有兄慈難情苦不畏脩程憺曼曼河橋逢別

風色愁吼幾日斑衣拜親同舞

有妻有妻糟糠結髮謂同甘苦那知隔瀾相思不見

曷月來信中宵輾轉悵望如渴

有子喬矯兄二我三頭角稍出羽毛未摻及時垂教

庶免大慙念此阻絕我懷何堪

喟余平生此何入哉未呱失怙既仕逢災私情粗伸

公義全噴天或降墜人孰吾哀

二恥齋集 卷二 四言 八

溫焉嶺海雪涕追廷母老未將兄遠未就夫離其美

父別其幼絕倫去親人不如攬

歲暮粟烈北風如刀飄飄喜過形影愁孤獨立靡瞻

搔我一毛發為叢詩以紓憂悵

有客九章一章章四句八章章八句

書

與息山李丈萬數之未

前入雁網軒辱得望道德餘光稍慰前日景慕之勤

而拜達以來日月已多懷想儀範與夫曾谷泉石之

勝未嘗不西望太息也即日晷伏惟道體起居神

相萬極正模範鄉晚出幼失鯉庭之訓長無嚴師之



導。因循沒。無所省。以中間因閱小學四子心經等  
 書。見得古聖賢立言垂後。實非偶然。而後學之所  
 存養。而放肆流蕩。無以致義理之實。每拊躬反觀。  
 然竊非。悵日之流邁。恐此生之虛負。思得博學審  
 問。精思力踐之君子而為之依歸焉。得以薰沐其德義。  
 師法其言行。則庶幾或可以少變其鄙。林窟陋之質。  
 而顧以所居選僻。見聞孤寡。既未能遍識當世之  
 望。而當世之士。雖有聰明博達。足以自立者。亦往往  
 三恥齋集 卷二 書一

一例從事於時俗之文。少復留意於古人為已之學。  
 此正模所以趨趨於世。求師友之益。而未有得焉。  
 者也。間者。往來於龍昌間。竊聞士子之公論。莫不曰  
 今之世。能超然自得。味衆人之所不味者。下執事之  
 外。殆無聞焉。正模自聞是說。竊不自勝。振動歎慕之。  
 忱慨然。欲負笈趨造於門館之間。而一二年來。苦為  
 疾病憂患。所牽留。又未遂。素絲附益之願。前冬之  
 拜。蓋將瞻視尊顏。以為他日更進承學之階。而涉春  
 以後。屢遭瘟疫。未由任意越境。拜訪計。尚風馳暮日。  
 益勤止。茲因龍州人。敢先以書致候于座下。而夏陳  
 區區之下。懷伏乞憐其願學之久。而未有聞。使得

二恥齋集 卷二

自進於門人弟子之列。而昭示爲學之大方。弗迷於  
邪。正是非之所在。則正模雖至愚極陋。謹當服膺勿  
失。用力不怠。其爲激勸。故言進之方。必有非言語所能  
形容者。雖未獲瞻拜於函丈。而亦何以異於親承指  
誨也哉。秋冬之交。忌寒。必齋。倘蒙不至斥絕。而容許  
其受業。則當起而從之。以爲旬月奉教計。伏惟座下  
以爲如何。天氣漸熱。夏乞爲道保重。以慰區區養用  
之私。

與息山李丈丙申

即日秋氣涼冷。伏惟道體起居神相萬福。正模於去  
年夏。謹奉咫尺之書。致候于座下。因畧陳區區仰溷

二恥齋集

卷二

書

二

威德。自揣愚妄。各被鄙斥。乃蒙尊慈。還賜手笈。拊存  
開見。許以不揮於門。塔首尾累十言。無非獎勵成就  
之方。拜領以來。不覺皇里之爲遠。而恍然若合堂同席。  
繼承親切之教也。每念此學。是何等大事。必須敬義  
夾持。勇往直前。看得破。釜鬲燒廬。舍軀盡力。絕而  
後已。底功力。然後可以窺聖賢之門塔。而如正模者。  
最以駕下之材質。如不專一之工程。悠悠泛泛。虛過  
青陽。以言乎居敬。則主一無適之時。常少而坐忘。坐  
馳之患。居多。以言乎窮理。則通透開發之境。僅有。而  
昏惑紛擾之弊。常勝。如是而欲望其有進。何以異於  
適越而止。輒耶。慄然大懼。其終至於無根以培養。無

地以安頓。自反顧。駭然繼之以浩歎也。前者伏承

不憚。益堅。屢拓。遠天之教。正是偷惰者對證之良藥。

擊讀三數。有以見太君子。矜然。指揮之誠心。如是其

勤且切。敢不服膺。書紳以為終身行之地乎。未學

滋偽。此學不講。一聞此等言語。例以為譏笑之資。

唱百和。舉世皆然。以此不敢向別人說。得此箇懷抱。

僻居窮閭。日甚孤陋。望門下於數舍之外。不啻飢渴

之如飲食。而日沒推遷。尚未得陪丈席一日之縱容

者。豈可專委於正模。向德不誠之罪耶。縱自今伏願

肩去形迹之私。而進之於門。弟子之列。或因書及

或因拜候。提撕誘掖。激發擡進。使鄙朴無似之質。或

三恥齋集

卷二

書三

得少竊於大冶鑪鞴之中。則區區感戩之忱。奚但子

晦之於雲谷也。至祝至祝。伏乞為道保重。慰此瞻仰

之忱。

與息山李丈奏卯

旱勞極備。炎熱漸酷。伏惟服中體候。對時增重。時事

非踈。逃晚進。吁可與聞。而鳳傳一二。皆未有以慰人

意。本來積瘡之性。並灰心於仕進。每三復延平書。呼

云。今日吾儕。止可於僻寂處。艸衣木食。苟度歲月。等

語。未嘗不有會於心。亟欲來山。回水。復泉。存絕佳處。

以為讀書藏拙之地。嘗拜錦陽李文。詳問英陽水比

之勝。因此意告之。則李文以為如僕輩。方有此願。

景權乃復云何也。相與一笑而罷。此十年之至願。故

前日聞善之行。亦頗問可居處。特行牒。不能周覽。爾

仙洞景致幽絕。允宜肥遯之所。主人文進修之王老。

而不衰。每拜不覺。故服若徒分一半。結茅靜處。日

追陪以遊。則於正模。豈不大有益乎。曾聞執事亦置

別業於內西面。杖屨時時往來。於其間云。未知近來

亦或有拂衣長往之計耶。城市人事煩劇。不無有妨

於養靜談道等事。伏想高懷。亦必不樂於斯矣。若執

事朝夕歸別業。正模寓居之計。亦隨而成。則區區所

聞。可以源流純質。庶不至虛過此一生矣。其為樂又

豈可勝言耶。鄙書中。所謂尋溫之工。初無別件畫剔

二聖齋集

卷二

書

四

件道理區區。自省事來。即服晦菴。勿觀雜書。少說閑

話之訓。故雖中間應舉之時。亦不敢沉觀外書。胡說

道理。則矧今閑暇。無誘奪之日。其寧全平日所好。而

從事於閑浪文字哉。只緣偷惰之習。依舊纏繞。不能

篤實。做去性。又鈍根。惟知故守先儒舊說而已。不能

別立意見。肆為閑議論。蓋昔人所謂無可說者。又焉

有緒餘之可論也。伏以教。於然增愧汗不已。雖然。

正模於此。更有一說。蓋聞千古聖賢。莫不以博文約

禮為入道之門。則其不可廢一而舉一也。審矣。然有

宋以後。聖賢傳。章分句析。義理昭著。置求不漏。自

然許多道理。亦莫不備載。於諸老先生。往復書中。學

者多早夜孜孜誦其說講明體察以爲終身行之

之地故使其間有信不及處亦當以闕殆闕疑之道

處之而近世學者則不然疑難之中更生疑難註脚

之外重添註脚於道德性命之說四七理氣之中則

必欲求多於往哲務勝於前輩而未嘗究明白均近

易知易行處用得一且之切故棄考其躬行心得之

效則反不及於專攻一經漢儒若是者正夫子所

謂德之棄者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雖其說震耀

張皇足供一時之聽玩而既無及於致用之實則究

竟將何用之雖然正摸此言豈故欲專踐履而廢

講習如陸象山寧草廬之見也只以今日救弊之策

二恥齋集

卷二

書

五

必如是而後方可以博約相資而不至有繳繞文義

之弊亦使古人辛勤用力發明義理之意終歸於

虛言未知此意如何權正郎嘗遊從於漢中比來不

通聲聞久矣吳大雅亦聞名而不相識未知前日相

聚之約果諧否乎相距稍遠未由勇赴只自嚮風馳

暮擬趁九秋涼冷一進陪誨未前覆乞爲道加重以

副遠忱

與息山孝丈甲辰

迺者道院之會得陪四五日講誨儘世間不易事雖

護淺未學未能皆言下省發而及於肚裡果然若有

得若愛數月如此則寧不能少有發言進顧以稿擾匆

追未能究竟承質以卒誘掖之賜歸來益切瞻慕

夏清喧伏惟道體靜養日膺冲福正襟近借密菴文

所編朱書講鋒刊補繙閱一過凡朱書句讀文義故

事名物出處論議開初學之未易了會者靡不爬刮

而梳洗之真所謂指南燭幽大有功於斯道者如得

八梓廣為流布於世則吾黨蒙學之士不患朱書辭義

之難曉而無事力可以及此為可慨也往者竊聞下

執事次輯道東編一書其已修整完否此書規模曾

竊觀而想其題目似甚有益於後學如蒙旬月間惠

下以為一番細玩之地則迂愚無狀或可因此少有

所開發矣豈不幸甚風嶽游鋒并賜惠時則看玩之

三聖齋集

卷二

書

六

後并當無滯呈還未知何下惠瓊章屬意不偶不

敢以不能辭吝敢汗顏和呈一覽拱晒之外慎勿犯

他眼幸甚鄙近據風夏之慈養增祉

與密菴李文裁 甲辰

勝地陪遊幸承緒論稍慰十年慕用之誠而拜違經

月孤陋依前何由縮數舍於一席幸此誘掖之惠也

悵望軒屏倍切懷仰伏惟稅駕以乘靜頓道體益福

正模素是愚陋之質且無師友之道中間因開蕞菴

中聖賢不無感發之功而鞭策不嚴頹惰常勝以言

乎講究則不明旋暗無以察義理之歸以言乎存養

則若存復亡無以致義理之實毋特船反顧隱然竊

悲思欲施近門墻。豐勳靜奏警咳。庶不至虛負博羅。

一生而年來。疲氣張甚。畏伏度日。重以待奉。人事不

能任意遊遠。又有素絲。附朱之頰。而未之遂也。向日

之獲瞻光儀。豈非正模之一大幸。而柘緣搗擗。匆迫

卒未能細質。瓊腹疑難。至全思之。殆有餘悵也。洗心

亭觴別時。下敬。以為從後。次板上韻。寄來。則當和送。

而自唯不文。於詩法尤昧。故雖有感。索弗敢。鑿爾仰

副。前者上舍族叔。馳書要與共紀。不敢以不能終辭。

茲不免搆拙。以送覽。過一晒之後。如蒙以瓊瑤相報。

則區區侈感。奚啻拱壁之獲而已。若願會遺書。及

朱書註解。曾蒙許借之。教早晚。因便惠下。則玩繹後。

二恥齋集

卷二

書

七

與寧菴李文

六月下復書。承拜於七月初。展讀依感。死陪。嗚呼。咳

秋盡冬生。伏想向來促。鄣又已。向安矣。墨洞慘。憾出

於千萬意外。承來驚。悼。無以為喻。拜院文會。亦因

此不成。莫是晚學。無狀。無靜處。承誨。之分。而然耶。良

欲早晚。約會。廬江。一承臨教。適會。方。衰。未。遑。於。謁

謾追。逐。悵。仰。軒。肩。倍。切。慈。德。而已。正。摸。侍。狀。粗。遣。時

於陳靈之中。不無感發之端。惟是傍無師友。未能逐

極論質。抱得遺經。謾有忻慨。交心而不能勇。直擺脫。

為旬月。純正計。竊恐如此。悠悠。將不免為五十。無

聞之。拊躬卓歎。安得不日深一日耶。刊補書及復看  
 玩益知梳洗整頓。極盡無餘憾。向日仰復之言。實出  
 於下學幸見之誠心。初非假面飾情。發也。至於劄  
 疑訂訛之教。則雖具眼絕識者。有不能容易承當。此  
 豈正模事耶。獨其十數處文義。頗有信不及處。不敢  
 自分諉竅。而不為之仰質。故謹已逐條劄錄別紙呈  
 上。其顯然傳寫之誤。或次序倒置處。則輒以小紙逐  
 處標貼。如蒙俯讀。塞白面教。則其何幸如之。近思錄  
 亦欲遍閱。前日所疑。拈出問目。適繞未果。只以道院  
 所講者畧錄。并呈亦為批教。千萬切仰。  
 別紙朱書講錄刊補疑義。答辭條列附左。

龜齋集

卷二

書



第一卷與袁寺丞書。監司是於先生為  
 上官。而官吏是先生管下官。實耶。或曰。官吏如今  
 下吏。比似不然。未知如何。  
 答曰。來諭似然而。今不信其必然。無寧闕疑之可耶。  
 第二卷。答詹帥書。尚談幸修。尚如祖尚崇尚之尚。

幸疑如或字之義。未知如何。  
 答陳同甫書。無此伎倆。伎倆猶言不吾技能。而此  
 處則似無不吾意思。是生自言無此。故有自謙  
 之意。而然耶。  
 答曰。答陳同甫書。無此伎倆云云。來諭有自謙之意  
 云者。似得之。



第三卷答張敬夫書論五王事。按南軒以致堂既

立其子。難誅其母。當告于唐宗。宗廟幽廢。武曌之

說為不然。以為中宗之昏庸。如彼。其復之。如反手

耳。必須以嘗欲傳位。后父之事。執罪名。并廢中宗

於見存宗室中。選立一人。以老嫗罪惡。告于太廟

而誅之。則義正理順云云。故朱子答書以為中宗

雖嘗有一言之失。而罪狀未著。人望未絕。則是亦

未遽為獨夫。而乃欲探逆未形之禍。一朝舍之。更

立宗室。非所以順人心。兼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

然而此外。又未見別有長策云云。以大賢體道之

見。既未得長策。則如五王之有天資。而無學術者。

二恥齋集

卷二

書

九

舍率之際。何恠乎處置之不得其當耶。未知此外

儒賢亦或論及於此。而稍有可行之策耶。伏望明

以回教。破此蒙滯之見如何。

答曰。論五王事云。朱子定論。既如此。更有何可行

之策耶。

第四卷答呂伯恭第二書。不可自誤。而復誤人下。

按蕪氏之學。流於詖淫邪遁之域。又其文章偉麗。

近世無匹。正吁謂合楊墨唐虞為人者。東萊率

日議論。於蕪氏。每有左右救護之意。不惟自為心

術之害。將不免壞人材。敗風俗。故先生辨之至此。

以此辭義。稍加修潤。補入小註。未知如何。

答曰不可自誤而復誤下云云來諭甚當然此不過  
 刊誤補闕而已張皇論撰非但有所不敢亦有所  
 不暇耳。  
 未喻深知前此汗漫之非止於此以上支考之此字  
 似指戒汗漫而加詳密泚以此學釋之如何。  
 答曰來諭甚當故今改之曰於此似指戒汗漫而言。  
 講鋒泚言此學恐亦記誤。  
 謝遣生徒下似亦有可議者東萊之學長於議論  
 字不以抄鋒流傳為非故其弊至此此為有可議  
 者耶。  
 答曰所論亦當今改之曰稽其抄鋒流傳之弊似因  
 三駟齋集卷二書十  
 自家多出之致此為有可議者云爾。  
 竊聞新除進為鄙意以為纜進未遽有為此處  
 則似不必引莊語為釋若以進字屬上文為字屬  
 下文看則何似。  
 答曰若以為字屬下則得賢者進一句似甚短縮未  
 知如何。  
 得伯崇書止根本完固鄙意以為元來清修實慾  
 故養得根本完厚若作稟氣完厚則似非本指。  
 未知如何。  
 答曰以根本二字觀之實受得之意較多恐不當單  
 歸之清後養得字畧加修改曰實受培養得根本

完固云如何。

第七卷答柯國材書時事為和戎所誤下小註万侯高。万侯史音作墨其則万字疑非萬字之通用。而此則直書萬字未知如何。

答曰万誤作萬即改正。

第八卷答程允夫書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按

分明似當屬相似。謂看得道理似若分明也。觀上文見得道理容易分明。若以相似作與他人同之義。實則非但文義欠分明。所謂分明却與者似亦不成文法。如何如何。

答曰以相似二字若屬分明字讀則竊恐文勢語意。

二恥齋集 卷二 書 十一

有所不通且上文容易分明之云與此不相應。鄙意以分明字屬却與讀庶不悖文理。如何如何。

第九卷陳明仲問答於古無初。引皆從其初為證。亦不可信其必然。未知初字或禮字之誤耶。不然則初字連下文看亦通未知如何。

答曰初字似本於學從其初之初。恐非禮字之誤。亦有不當連下句讀如何如何。

答李伯諫書按本塞源下小註竊非孔孟。按伯諫於孔孟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則雖不知孔孟之真可信而亦不敢有非之心矣。依本文作又不能真知孔孟之可信。如何。

答曰。毀冠裂冕。按本塞源之心。已竊發。則不能無竊。

非之心。如何如何。

第十卷。蔡季通坐毀導鑑。止并按。是并按其罪耶。

按字。若與安通用。則此為罪案之案耶。

答曰。按是按問之按。恐無他意也。

公濟只管討書。止聞家老子下。小註。臘月三十日死。

期云者。似短促。不分明。請加數字。曰。臘月三十日。

乃一歲之終。暨人之死期也。云云。則如何。

答曰。所論甚當。今補之。曰。臘月三十日。為一歲之終。

比人之死期也。

答方伯謨。自春涉夏。苦人事。以上文亦苦此之。

三恥齋集 卷一

書

十二

例推之。則苦人事。似當為句。而語勢終似短促。若

連下文。斷續為句。則語不促。而義亦通。未知如何。

答曰。苦人事。當為句。若連斷續字為句。恐文義不帖。

如何如何。

第十一卷。答呂子約。適越北轅。下聞此消息。以為如

何。小註。指東萊。十二卷。答陳膚仲。亦只此下脫去。

排遣。小註。皆指家務而言。兩處指東萊家務云者。

語意。似不該備。請以東萊聞之。以為如何之意。及

厥家務。彙柔。俊。生。脫去。排遣之意。措語。亦如何。

答曰。所論甚當。今補之。曰。東萊聞之。以為如何也。

第十三卷。答胡季隨。喻兩條。灑落底。切款。小註。

當於此下為句判著且做云云以拚得旬月之例

推之當云判著三五年工夫而今曰判著且做似

未免重複若以判著連上文切欲依思量切效優

判斷了之意者而且做屬下文三五年者則上

下文義似為兼到未知如何

答曰初間果以判著屬上句後來因諸友論辨說切

效字為句未知果如何也

第十五卷答徐居厚罷且歇得數月罷與歇似重複

若以罷字屬上文依讀書度未能罷分且歇得數

月之意則文理似差勝如何

答曰度未能罷之云於文理有礙恐不若連下句讀

二恥齋集 卷三

書

十三

不必大段著力記此下若為句則當字屬下文未

免有礙於文理考之大全則多有記著記當之文

推以此例當字似當屬上文未知如何

答曰果失契勘當以記當為句

答鄭子心為粗下表裏虛實按心為粗則粗者

當為表為實而小註云裏與虛以心言或者表裡

虛實字換置而然耶

答曰此表裏字與表裡精粗者文同意異幸要商之

如何

第十六卷答龔伯著兩用其下有之只言有命

則命有貧富貴賤之不齊所謂有之蓋謂人有富

實利達之命也無之亦同未知如何。

答曰有命之訓果欠分明今補之曰有貴顯之命也。

無之反此。

答輔漢卿年滿七十下有阻止者似謂阻止其申

狀而只言勿聽浮議阻止則似未的亦阻止之為

何事未知如何。

答曰阻止下落其申狀三字故今補之。

第十七卷答張元德配義與道下怕見如此。作恐

見分明歷落得箇人處看則文法義理俱不煩講

錄云怕見之意當止到此下此言恐是元德所說

必棄本文肆浮說都恣從初因甚到此故謂怕見

二聖齋集

卷二

書

十四

如此說也如何如何。

答曰以上下文勢推之怕見如此當為句蓋謂元德

讀書不虛心靜慮依傍推尋使心裡虛明歷落得

箇人處有若怕見如此境界也若怕見之意止到

此下則文理有礙如何。

又說作論語解按近思錄伊川先生曰其始作論

孟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剗然則又說之說似指伊

川說而此云元德又說如此亦未知如何。

答曰他本已改作程先生又說而本草陰未改正來

論疑之是矣。

元不曾著心記當下如此已上。作如攬集成誦已

上者則文義似涉苟且若作須是如此全已上方  
有著力處着似或差勝未知如何蓋讀書成調劣  
於身已上有著力處不然則雖讀書似無著力處  
答曰此句果失契勘今改之曰須是如此當為已上

講錄云。响上工夫。誠云身  
上未詳。孰是云。如何。

第十八卷答胡伯量風順地辱下小註程先生不用  
墓師以五色帛埋地視色明暗卜地善否不知帛  
色明則是地氣寧耶。

答曰來諭似得之

蔡季通春秋無理會下不須起念儘教它竊以為  
不須起念儘教以為句猶言不須儘教起念也它

二恥齋集 卷二 書 十五

字屬下文亦順未知如何。

答曰以不復起念儘教為句恐不成文理如何如何  
別集答林井伯如干下山谷語。先生之因此語其  
以趙相見逐故取譬於婦人之失愛失姑而然歟

答曰來諭似得其意美。

劉智夫中聞下鹿走山林其命固有存懸。按疴厨  
是宰殺烹飪之所則此譬喻之言似指善類之退  
閒者。死生禍福懸於新進後生除異已赴事功者  
之手也。只你死生禍福皆有命者則似無照應如  
何如何。

答曰判補果不完備今改各有命三字以各有存懸

如何如何。

如復從之。似謂將來雖復從之以誅殛之典亦未

如之何如此者如何。

答曰從之之辭似然而未敢必其然此等處且闕之

如何。

別紙道南書院講會近思錄疑義。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又云不

持權衡而酌輕重。

按較與酌似亦有別。權衡在我則不待參酌而可

較輕重。若無權衡則雖竭目勞力參酌輕重亦難

得中矣。或謂較與酌是下字偶然不同不必差殊

三聖齋集卷二

書十六

觀此似不然未知如何。

不可只於名上理會。

名字是日月至焉三月不違之名耶抑聖人賢人

之名耶。

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按以類而推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於是乎

以類推之而理會所以為孝之道及其長也無不

知敬其兄於是乎以類推之而理會所以為弟之

道以此推之君臣夫婦朋友之倫及日用凡百當

行之理莫不皆然於此無不推類而理會然後方

及於天地萬物之理若不循序漸進逐裏思量而



遠去高獵馳心汗漫之域。則斯鳥不劫已而無歸。宿矣。推類之訓。初學未易。會故安以已意敷衍。如此未知如何。

學者先要會疑。引召疑至是引在叶引  
會字當寫。知如數會。會領會之意。或曰。會字當依須字意。看此言如何。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吐息山曰。當云。諸公所論。巽。但守之不失。胡謂諸公。但能守之不失。而不能知其然之理也。第上下支。

觀。勢恐不如此。故當時諸議。皆以爲當云守之不失。焉蓋謂堅守正論而不失。不爲異端所劫也。

二恥齋集 卷二 書 十七

學者要須自得條。且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

息山曰。是見得學問路徑。立得學問門庭。非見得六經路徑。立得六經門庭。此說爲得否。愚意則以爲看得讀書之義如此。

子在川上。條下小註。朱子曰。固是無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

按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自然也。評謂呀以無窮者。如斯而已乎。此等處固難實言。而亦不可不思。索窮格。故敢此佈告。

學者當以此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按治富訓專治也。言二書經專治則六經雖不用力專治而可易明矣。如此者無病否。

時義權中固不可分先後而亦不用無分別。故嘗謂隨時量義。義以制權。權而得中。只看時措之宜與未稱物輕重而得其中兩訓可見。

五經之有春秋。只說得到義以上要難說。按義則雖常人可以勉為。所以說得到義以上。卽是聖人之妙用。非精義之神者未易遽及。所以難說。如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同意未知如何。

書須成誦。但通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按大原是道之大原。耶若道之大原。既已貫通。則

三聖齋集 卷二 書 大

聖賢言語無非在教之理。故於書可以易記。而但讀書體理。真積力久。然後方可以貫通天原。以此言之。則工夫切欲似不免倒置。撰集此言。或是如古人所謂存心靜慮。則記性自倍之云耶。抑別有

意於其間耶。

人心作主不定。下以張天祺司馬君實事繼之。行者上下文義似不連續。

嘗竊以爲人心作主不定。疑人家不自作主之病。天祺君實事。是請別來作主之病。二者雖若有異。而其執力實相因。蓋人家不可無主。而自已既不

能作主。故強請別人來作主。然彼別人者。本非象

圭錐一時被請而來。無在此爲圭之道。則其家依  
舊無玉。而不過爲一荒屋矣。如此取譬以看。則上  
下文義可以連續照應否。

張天祺嘗言自約。  
息山曰。約是博約之約。此似可疑。約疑如約定約  
誓之約。未知如何。

體信達順之道。  
體信是致中和之功。達順是天地位萬物育之效。  
若以言釋之。則當自信之體也。順。達。難。道。人。如。  
此讀之於義爲得否。

不有船。無攸利。不立已云云。

二恥齋集 卷二 書十九

按蒙卦六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正。故爲不有  
船之象。則所謂立已者。謂以中正之道立身。而所  
行無一事之不中正也。或云所謂立已者。是言主  
宰云云。未知此言如何。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  
所謂四百四病。或是醫家語耶。或因摩經而言  
耶。皆不由自家。是。不由自己以致之意否。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明道一曰。謂之曰。爾輩止且靜  
坐。

按所謂心口不相應者。正以徒聞其言。而不求諸  
心。故無探討眼行之實。而有支離繳繞之弊。能靜

坐則精神專。志氣凝定。所聞誨語。無不分明體認。如是而後。可以見諸行事發明。所言之理。故且勸其靜坐。非優爲靜坐爲躬行之事也。或云。既曰。蓋若行之。又曰。且靜坐。以此觀之。則靜坐優。是行處云云。此言如何。

別紙再問近思錄疑義

較酌二義。無甚異同。遺辭之際。互出成文云云。

鄙意初亦以爲互出之文。後來思之。則較者計較之謂。酌者衆酌之謂。既持權衡。則不待衆酌。而可較其輕重。若無權衡。則雖欲以意衆酌。而輕重終不齊。蓋持權衡與不持權衡。既異。則較酌二字。似

三聖齋集

卷二

書

二十

不容無別。此等處。或恐不可以穿鑿自之。未知如何。且以較酌二字。換置於持權衡不持權衡下讀之。則其於文理。亦似不穩帖。果是互出之文。則亦不當如是矣。要入思量。面教幸甚。

觀伊川書。上下文義。其云伊川異者。恐當爲是云云。

孔孟門人。不敢自信。而信其師。故未而得之。程明諸子於伊川之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听以其終所得。與孔孟門人異也。若作與伊川異看。則竊恐初學未可遽與先生同。觀上下文義。則雖作與孔孟門人異看。思亦無所妨。未知如何。

或問近思。是比類推去。止朱子曰。固是。如爲子。則當

止於孝。為臣則當止於忠云云。

近思以類而推。考朱子說。則有曰。以類而推。只

是傍易曉底。揆將去。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

便推類去。愛物。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

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事。只管恁地。揆將去。只管

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此說。極為分曉。

問目中。吁。謂孩提知愛親。長知敬兄。便是易曉底。

推類理會。孝弟之道。亦是揆將去意思。但其立說

未能十分分曉耳。教朱子說。與此間放出朱子

說。大畧相同。

或問橫渠此書之義。朱子提出守之不失一句。且

二恥齋集 卷二

書

要守那定底。止非其鬼而祭之。敬鬼神而遠之等語。

皆是定底。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云云。

今以下教朱子說。致之則堅守正論而不失。不為

異端所恟者。以為近之。蓋正論。即所謂定底。異端

即吁。謂變諸未曉得者。學者苟能致精思學問。

性命之理。而通幽明之故。則所謂變諸未曉得者。

不待打破。而皆將無所遁其情乎。

或問路徑。門庭之義。朱子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

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甫。嗣胡

翼之主介甫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云云。

以朱子說推之。則此云。門庭者。果是讀六經之門

庭曾未知所謂見得路徑者。豈見得六經之路徑乎。見得讀六經之路徑。豈見得六經之中。必有所謂無窮者云云。

前日看得未精。愛放朱子說。則有曰。往月來水。

流不息等。未是道。然無這道。便無這箇了。既有這

箇。說上面。便可見得道。說天只如此高。地只如

此厚。便也無說了。復看其所以如此者。如何。又曰。

無聲無臭底。便道只於無聲無臭上。推究如何。

見得道。因有水流等物。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

此推之。則無窮即是物。所以無窮。即是道。未知如

二聖齋集卷三

書

三十一

此者。則於此章文義。為得否。

聖人所以係經之意。及所以用心處。孰讀諸經。自當

有見。恐不必就一書中。比許萃合云云。

諸經。既有聖人所以係經之意。與其所以用心處。

則中庸一書。亦不容無之。故就而言之。非欲專就

一書中。比許萃合也。且程先生連言聖人。所以作

經之意。與用心處。則意與心。必有別。以是有別。

則必就一書中言之。方可以明其義。故如是仰質。

要為回教如何。

大原。是況言大頭腦處。猶近思錄首編。充論道體。要

學者求端云云。

大原固與真積力久。通貫大原者。地頭自別。而第  
張子此言。方論書。須成誦之意。則似亦未遽及道  
之大頭顛處。委思之。所謂貫通大原。不必看得重。  
只是通貫一書之大意。則書亦易記云云。未知如  
此者如何。  
若以體信達順。比并中和為說。則體信為致中。達順  
為致和云云。

初問。只見程子言。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  
物自育。此體信達順之道。云故輒疑體信為致中。  
和之工。達信為位育之效。要致朱子說。則曰信是  
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言

二恥齋集 卷二 書三十三

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云云。方以攷檢不詳。而齋  
爾立說。為愧悔。全承下教。尤要釋然。幸甚幸甚。  
存養致力行。各有地頭。靜坐是存養。鄙陋不可專。  
以行言。止靜坐之工。且要反船體驗。自是踐履上事。  
故曰。蓋若行之此等處。要當活看。不可專為一行所  
泥也。止清源正本。萬化攸出。豈可專為發明所聞。誨  
語而要靜坐耶。

靜坐是存養工夫。固不可專以行言。而既屬反躬  
體驗。踐履上事。則於力行為近。故蓋若行之下。  
總之以且靜坐。謂行之工。且自靜坐始也。清源  
正本。固是萬化攸出。似不寬專。以發明所聞。誨語

爲言。第上文方言。只學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

盡若行之云云。則靜坐體驗。要發明所聞語。見

諸行事者。於此條文。義頗似緊著。正如顏子於燕

居獨處之時。發明夫子所言之理。堯由之而無

疑也。況所聞語。無非至理。苟能體驗。而發明之。

則亦豈非萬化之所自出乎。淺見如此。不敢有隱

伏望俯察。僭學如何。

### 答密菴李丈已

春風甚惡。伏惟道體起居。對時曾<sup>上</sup>留。正摸老人氣力。

粗幸遭免。而大病之後。不欲拽出精神。故屏人事。稍

書。昨過了二月。自數日前。稍欲溫理。沒拾則記性

### 二恥齋集 卷二

### 書 三十四

頓減於前日。雖有所見。不能作已物。系憫奈何。刊補

一門立意。命名俱不草草。要須十分磨礪。無所瑕纇。

然後方可以傳世。行後而求。作後學之指南。如或一

字未安。一義未當。則未論他人譏訾。寧不為斯文之

憾。予竊伏念。下執事編輯之意。初只爲子弟。謀不期

與四方共之。且必盛德。搗議論。欲以撰述自居。而亦

有不得。不任其責者。故兼又仰申此悃。蓋欲思衛道

惠後之書。歸於十分全完也。戒懼。兼動靜說。二文往

復之餘。重以下執事裁擇。未學豈敢有言於其間乎。

雖然。整讀之。又更有所見。仰陳謬妄。受請批教。此又

區區。所深幸也。夫子思于當初立言時。以戒懼謹獨



相對言之。已屬於已發未發。則當此之時。未必遽有

戒懼兼動靜之意。趙文之說。有見於此。固不可謂不

是。而若推極其本而論之。則靜之時。固無不動之理。

靜時之王。獨不可兼動時之工夫。故語類數條說如

此。以此言之。則戒懼恐懼誠可謂兼體用該力靜而

趙文所謂只管靜時。無與於動者。似不免為偏者矣。

退陶文集論存養。言察處非一。而今其書不存。不能

盡記其大意。以為戒懼謹獨對言。則可以分動靜

者。若單言戒懼。則可以兼動靜者。竊謂此語。可解今

日紛爭。夫中庸本章。方言戒懼。經言慎獨。此非所謂

對言。而可以分看者乎。語類諸說。只論戒懼而未及

二恥齋集 卷二 書 三五

謹獨。此非所謂單言。而可以兼看者乎。然則趙文之

說。是因曾祖道所錄。有見於中庸之大旨。而必以為

只管靜時。無與於動者。甚守之太過者也。墨洞所說

及盛教。則是因語類及胡方答書。推廣中庸言外之

旨。而細論道體本原。則固如是也。至於章句所說。常

存敬畏。既常戒懼之常字。則是指不觀不聞平常無

事之時。以對莫見莫顯。幾動獨知之際。夫然後動靜

之時。分工夫。可以分明歷談。未必是畢竟動靜。皆當

戒懼之意也。若夫太極陰陽動靜之說。則既未見當

日往復文字。兼以區區之見。正同管齋。故不敢信口

言。及於此箇道理。而紙末論道說學。必須反身體驗。

然後幾言語親均路徑不差之教明白正當正中

末學徒事口耳者之病。全請以戒懼慎獨之義。反諸

身而體驗之。未見聞之前。固當敬畏。既見聞之後。尤

當加謹。若於未見聞之前。輒思有見聞之後。存天理

之際。每施過人欲之工。則正程子所謂才思。即是已

發者。而地頭工夫。寧不架疊而生謬乎。至於獨言

戒慎恐懼。則天下之理。未有不敬畏於靜時。而濶累

於動時。故因不得不以兼動靜該體用言之也。夫考

之文義。既如彼。驗之身心。又如此。故茲敢竭愚仰陳。

竊恐妄庸無狀。因此而重得罪於門牆。棟之棟。不

答密菴孝丈丙午

二聊齋集 卷二 書 三十六

龜湖奉教日已久矣。中間伏聞駕臨。臨澗而顧此

畏輒之蹤。未由迎拜。踈左且緣承聞後時。未果奉迎

尺之侯。懷仰儀光。與夫勝地。陪從之樂。未嘗嘗發。送

蕪採也。即日秋潦未收。餘熱猶毒。伏惟道體起居以

時中福。正模奉觀。幸甚。恰已四五月。東移西轉。備喫

生空奈何。三月未間。尚邑一知舊到。房院。馳書數。與

相會。而以途途忌。未果赴約。由迤邐。安往龜湖。借

一使相報于彼。因察。鹽村。余甚。為數日之狀。時值桃

鶯盛開。春事向闌。汗涸遊覽。留姓名于石崖上。既又

阻雨。加留一日。恣觀。煙雨之空濛。水勢之壯盛。是行

也。湖山春景。與夫陰晴。勝致。靡不領畧。而歸。實世間

不易得之奇遊。獨恨不得。陪杖屨於其間。穩承規  
 功之教。至今有恨。恨之私也。戒懼兼動靜說。自拜回  
 教。茫服其援引。廣傳開曉。明坊區區。交聞第當。篤信  
 而已。復安能措一辭於其間。哉。雖然。潛玩之。實有  
 所不敢苟同者。故敢復陳其二。蓋欲終始承教。以  
 求至當之歸。豈敢有分門角立之意。哉。大抵天地間  
 道理無窮。故聖賢之言道。理亦無窮。如此者。優好如  
 彼者。亦好固不可舉。一而廢百。亦不可專。此而遺彼。  
 退陶老先生。所謂對言謹獨。則可以分動靜者。若單  
 言戒懼。則亦可兼動靜者。豈非有見於斯歟。夫來  
 教。所引晦菴之說。其於戒懼兼動靜之義。固亦備矣。  
 三耶齋集 卷二 書 二十七

然皆是畧有此意思。道理處而未嘗直以戒懼為兼  
 動靜該體用。至於分戒懼謹獨。而屬未發已發。闡性  
 情中。和之德。別體用。寂感之妙者。譬上所引戒懼兼  
 動靜處。又不啻數倍詳備。全見於未善節要。及心經  
 附註等書。豈皆可考也。以此言之。則對言謹獨。而分  
 屬動靜者。豈非晦菴所發明中庸之本旨者乎。單  
 言戒懼。而兼該動靜者。豈非晦菴所以推廣中庸之  
 餘意者乎。今乃執單言兼該之數段。而遽以為子思  
 當初立言時。已有此圖意思。并謂章句或問中。所說  
 不啻如八字打關。則無乃過儼於只管靜無與動之  
 論。而反不免有一邊較重之弊乎。且道理之闡發。自

有時節發聖賢之所以立言而開曉之者自有次第  
 在昔孔門教人皆純力處發處說未嘗言上一截也  
 而至于子思始發戒懼未發之旨子思之言亦只對  
 謹獨已發言之而已未嘗言戒懼動靜也而至于  
 周子始有主靜之說朱子又繼之曰敬字工夫通貫  
 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正如伏羲文王之易未嘗言太  
 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十翼之傳亦未嘗言元極也  
 而周子言之其所以相次發明者益精微而無餘蘊  
 不但豐床架屋而已則豈可謂伏羲文王之易已包  
 說孔子之太極孔子十翼之傳已包說周子之太極  
 也哉又豈可謂孔子之太極已具於伏羲文王之易  
 三駟齋集 卷二 書二十六

周子之太極已具於孔子十翼之傳也若果如此  
 則是羲文之後不必有孔子孔子之後不必有周子  
 而易有太極之訓無極太極之說皆可刪去矣雖然  
 正模此言非敢以戒懼動靜之說為不然實以子  
 思之言是對說分屬當此之時未遽有戒懼兼動  
 靜之意故章句或問則依中庸本章之旨亦皆對說  
 分屬而已若若語類數段及胡方答書則是推廣言  
 外之旨而說到十分精微處學者惟當各隨所言各  
 施其工夫對言而分屬者則依中庸本章之旨而兩  
 進夫戒懼謹獨之工見單言而兼該者則依晦菴推  
 廣之說而益篤乎統體存養之方夫然後工夫并進

而不偏立言兼該而無弊。既不迷於體用動靜之分。

又可知其主實先後之序矣。空讀來教。於此有不同。

則更無望於此。夫以高明的確之見加之。以自信

之篤如此。必是十分精當。不容更有差互處。而未學

之鈍根難曉。至於此。所以慨然於是而思與之同

歸於是當者。其志豈有量哉。雖然。使正模見不建信

不及。而只因此誨語。復相首肯。有疑於心。而外為雷

同之態。則非但有不知為知之罪。其混雜流徇之

迹。必將重見於門下。此正模所以竊自愧懼。久而

不知所以為對者也。伏望憐其迷昧。而愛賜指教。使

正模終得與聞其定論。何幸如之耶。近忽疑義。昨

二耶齋集 卷二

書 二十九

年輒用別冊愛質。并為垂教。均佈。

與顧齋李文構

不審即日尊體動止。奚似正模昔歲。已交嘗一瞻光

儀。於送旅中。因以陪三數日。誨論竊喜。晚學無狀。

自此可得。往來問質。而年來。苦為病冗。亦幸留。迄未

克。更造軒屏。得近朱藍之餘光。向德無誠之誅。安敢

望。曲怨耶。別紙。所告。塞白。回教。是望。

別紙

按喪服疏曰。繼祖及禰。已三世。即得為斬。又曰。眷他

子為後者。其子若死。則為其父者。當從疏說。而不行

三年之喪耶。父為嫡子。當為後者。斬衰三年。受禮

經不啻明白。則以養子之故。而不服三年。亦近於迫劫。而不中理。故鄉人有遭此變者。已持三年服。而猶不能無疑於䟽說。伏望回教如何。

挽詞雖哀死之文。而係是吟詠。則國恤五月之內。求之於人。應人之求。似皆未安。而第自今因山之前。士庶人家。無不營築。莫若不至未安。則未挽應求。亦不至大有所害耶。曾見李白軒景奭為人挽曰。天網未敢隱私挽。此則以因山前題私挽為未安。而未知其時。或并與私墓而祭之。故云爾耶。因山前營築之。家。虞卒哭。諸祭備三獻行之。似為未安。或可單獻行之耶。并為回教如何。

三耶齋集

卷二

書三十

與權清臺相一 癸卯

年來畏瘖陸壘。其不獲承範無恠也。而至於書疏還往。亦一向闕然。雖地左侵沒之致。而居常恨仰。寧有窮已也。霜風戒寒。伏惟侍下靜養。對時增祉。正模杜門奉親。粗免他撓。但離索之久。鈍滯轉甚。每念回棗。京邸壽筵之樂。輒為之發於藍蹠。而數舍相聞。無緣合席承誨。事冗之暇。人意有如吳耶。老兄晨夕娒侍。溫理宿業。其間所得。想有如古人曰。新富有之云。而如正模者。志力不彊。舊習纏繞。寔送無限好光陰。至令環顧。依舊是曾奔人異日。將何顏面。以對紫芝翁。字。寤寐第切歎懼爾。時奇非疎。迢晚進所可與聞而。

風傳一。曾未有以慰人意。本來踈懶之性。益灰心於世路。每亟欲求山回水。頑如桃源。宅幽勢阻。似盤谷等。地以爲藏拙養閑之地。而祇以驟然移居。無以爲待。下百口計。故迄未能。凌然長往。悵望異境。爲之夢想神遊而已。

答權清臺

秋涼蒲襟。懷想儀範。與夫道院別界。益爲之張然。西望此際。得攀前月。廿五日。盱賜書。一札十行。無非肝膈之要。更有新詩三篇。照耀几案。光彩溢目。諷誦以來。悅接長者標格。更聆精篤之晤。自惟愚蒙。有何可取。而書回屬意之厚。若是其每。起倒耶。感佩之極。

二恥齋集 卷二

書

三十一

旋功。既覲。從審體候。康福。充用慰幸。正模家有癘。發奉親奔擧。六月末。始得歸。頓而本來偷惰之質。重當如許病冗。尋常書冊之工。猶不能自力。做去。矧敢望真實著。工於博。約知行之間。觀到得古人。足目俱到地位耶。以此慄然大懼。益有意於師友。講討之助。六月中。以書候密翁。因以屏院會臨之意。相告。則回答以爲洞主。新遭慘毒。不可暇及。此等事。因歎世間不如意事。每每如此云云。此會不成。實吾儕欠事。早晚虎溪之會。果諧。則豈非大事事耶。且承以菊秋未間。次第會講於道岳兩院。固當勇。肄聽緒餘。而相距既不遠。又不知向後事故之如何。庸是預慮。河聖則

百里命駕志慙不偶。然且質美向。吾可與共學。第從  
初者力。多爲科學。故性理文字。雖有所見。而例多草  
草看過。殊無審實。體認意思。比吾儕。通畫。而此友比  
病尤不少。渠亦自矜。頗明。想別後。勇加矯革。隨症發  
藥之責。老兄不可辭也。

與李訥隱光庭

衰病伏隤。一拜無咍。悵望仙庄。徒切慕用。涼餘暑氣  
正驕。伏惟靜養。體度對侯。增祉。先祖行狀。及升首文  
字。特蒙不遐。有意下筆。私情侈感。業當拱壁之獲耶。  
三件遺落事。既不見。當初狀鋒中。則百許年後。因  
外喬口傳。輒爲掩。似非慎重之道。茲不敢作意追

三聊齋集

卷二

書

手二

補。幸望諒察。如何。第先祖孝友德行。固已在人耳目。  
無庸子孫沾稱道。而至於學問之工。則尤不可泯。  
滅無傳。先祖早遊愼齋之門。深得道學淵源之懿。平  
生用力。專在於小學四書。近思。心經。性理等書。鉅  
溫習之蹟。尚在於畫卷中。又能倡發書院之教。與行  
溪畧相先後。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有功於後學大  
矣。至於筆札之工。自是先祖餘事。而亦端重。迨緊深  
得古人求放心之遺法。并望照勸。此意。量宜鋒於行  
狀中。則其在闡發潛德之道。極盡無憾。而君子一言。  
足爲子孫光寵。豈不幸甚感甚。

與柳慵高升鉉 辛丑



柳都事之來過鄙邑。續又柳晦而見訪。始如高駕。向  
 洛已有日。甚恨不及前知。未能送之以言也。伏惟什  
 李萬憤起處。連相夜行。極是苦事。何以堪當。秦深慮  
 仰之至。世路之難。本險於手。賜而矧。今火色如彼。踪  
 跡畸孤。竊想高懷。必有大闊難聊處。然此則無如之  
 何。惟當著力於謹慎三字上。於以持身辦職。無不餘  
 裕。而自然有無限好事。美若兄素。意已熟。不必過慮。  
 而其在忠告之道。不容含默。故輒以為獻。惟冀高明  
 之諒之也。第杜門奉親。幸粗遣免。而饑歲。窮春已到。  
 極頭未論。妻孥啼餓。即菽水之養。無以繼之。雖吾道  
 固如此。詎能無嗷爾之情乎。惟幸閑居。無事苟一意。  
 二恥齋集 卷二 書 三十三

而乃氣習偷惰。不能勇直。故去何。瘡痍良用歎懼爾。  
 用功於向裡。密切處。庶可以無愧於古人。以吾之養。

與王川趙丈德鄰 乙巳

正模晚出窮鄉。又仰高名。而地隔贏糧。迄未能承教。  
 以發其蒙陋。則比望幽庄。為之悵然。馳慕而已。迺者  
 竊聞執事。名聞方昭。進為時用。王身微垣。次第升擢。  
 君子之仕至此。豈非斯世之幸。而區區過慮。竊獨為  
 執事憂之。既而聞物論。以得言。而不言。多有致薄於  
 執事者。而迺正模。則讀辭職數疏。茫有以知執事苦  
 心處也。最後又聞執事。上十條疏。私竊以為不言。則  
 已。言則必不無招拳巷。踴處。前頭鉗制之法。亦必緩

不下竄謫。曾未幾。何果聞有絕地行違者。累劾拜  
 送之。願而廢居。寤鄉承聞不時。未免中途徑歸。下情  
 恨。爾寧有寤已不審。就逢後氣。體何似。伏惟天意。扶  
 持。行李安穩矣。嗟乎。嶺海遠。風霜亂。拍少壯之人。  
 猶不堪其苦。矧執事以耆老之年。值陰沍之節。長程  
 行邁之勞。異域交接之艱。有不可以尋常論者。吾儕  
 相對。孰不為之傷歎耶。雖然。正模於執事此行。不以  
 弔而反以賀何哉。竊觀今日氣節全掃。投附接踵。言  
 路久閉。啞成風。忠臣賢士。自擊世道。莫不深憂永  
 歎。寧欲無生而執事乃於此際。辦得此事。是則不惟  
 在執事為無愧實。大有先於吾南。大有關於斯世。眞  
 三恥齋集 卷二 書 三十四

所謂砥柱頹波。眞所謂鳳鳴朝陽。吾黨賴之以增氣  
 當路聞之。而落膽。此非可賀者乎。自古披瀝者。莫不  
 懷去國之悲。掩畏讒之憂。甚至於涕泣如雨。固無人  
 色者有之。雖名爲尚氣節。有學問者。猶或不免。而今  
 執事承命。即行無時。怨悔以險道爲康莊。視絕域如  
 咫尺。雖了翁之奇哉。李通之不挫殆。無以過之。如無  
 平日定力。則何能乃爾。而將來氣貌。鬚髮之勝。亦可  
 以此而卜之。此又非可賀者乎。昔柳子厚謫永柳。自  
 肆於山水間。文章因以大進。此區一文人事耳。且其  
 身名污穢。不足爲執事稱道。以朱夫子許稱伊川。做  
 得易傳。乃是得涪州一行氣力者。敬爲執事祝之。執

事果能以朝聞夕可之懋進德修業之工。既以益求其所志。問亦筆之於書。以勸學者共之。則今日投荒未必爲執事之不幸。而所以扶樹世教以幸來世者。亦庶幾無愧於古賢矣。當守仁明。必不使執事久處轅路。倘聞賜玳南歸。則止模當匹馬馳赴候謁軒庄。未前愛之護氣自愛。以副遠忱。

與申察訪 弼貞

金咸兄左訪。聚得動靜。而第此兄來往赤羅日久。不審其間靜否。體候何以慕仰之誠。日劃一日仙洞之遊。寤寐不忘。而桃花春漲。既成虛負。擬趁秋間楓菊交映。一者趨候。仍作從容陪遊計。而深恐俗緣未盡。

二恥齋集 卷二

書 三十五

天不餉之以奇遊。則雖來秋亦安保其必無魔障乎。時奇大際。無甚驚人者。顧此咬菜閑漢。何與世事。而時時自不覺。你屋遠床。總之以吁歎。始信憂愛之天。不以故畝而問之也。惟幸開居無事。苟一意向裏用功。庶可以尋向真正路脉。而頹懶氣習。迄不能芻直做去。若此不已。幾何不見絕於長者。時自拊船歎吐而已。

與申察訪 癸卯

四月中。造侯軒屏。適值軒車。纔自仙洞還。不得陪教。於泉聲山色中。雖同賢流往。志觀水石奇壯。且聽奇偉親劫之談。而四視積年齋計。殆不可謂全酬向來。

魔障之云畢竟若是其巧中耶歸來悵你累月而不  
 能釋也竊以久潦才收秋暑未闕伏不審道體安否  
 何如區區慕你時奇晷伏中無路得詳而風傳一二  
 皆未有以慰人意雖侍奉人事差於甘旨之奉而默  
 觀火色頻無影纒結綬之念每讀迨平書至今日吾  
 儕止可於僻寂處艸衣木食苟度歲月等語來嘗不  
 會於心此實年來志願誠非外假語也仙洞景致幽  
 絕允宜肥遯之所如蒙許分一半誅茅卜遷則朝夕  
 追陪永有依歸之地茲豈非大快樂事耶  
 父李輝祖重煥

三恥齋集 卷二 書 三十大

秋日涼冷眼優何似湖仰撞撞前書吁教未嘗有有

體無用之學云者誠是的論敢不服確書紳然嘗觀  
 先儒之說有曰自體無用即老佛之學是已有用無  
 體即管商之學是已豈不以徒有體而用不周則其  
 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徒有用而體不舉則其所  
 謂用者亦只機械活熟而已然則體用之不可廢  
 一正模固已知之特以先立其體然後用有以行故  
 平日所探討服行者每於體字上偏重非故以用為  
 可廢而其亦則恰與無用相宜高明之瞭然而進  
 之以體用兼舉之學也鑽正樸從善受言之誠則自  
 謂不後於人得此忠告當偏眼不墜豈效此詭詭之  
 筆色者為哉朋友德功自是古人之誼况高明既

以此先施區區亦安敢自分鄙外而不以一言獻其  
 愚哉正模於從遊之際竊瞞兄所存大抵含蓄沉密  
 之意全少激厲勇銳之習居多此實古人所謂澆養  
 本體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持身處事吾恐其流之弊  
 終必至於有用無體而不自知也不審高明平日亦  
 嘗點檢循省於此而恕有以矯蔽之也哉正模此言  
 蓋欲彼此各知其偏各用其力使體用兼舉無所偏  
 廢乃為無弊豈敢有意於立彼我較勝負而有此許  
 多云云我願要留意省察使彼此相規之說皆不歸  
 於空言則豈不幸甚幸甚。

與鄭成中之鑱 丙申

二恥齋集 卷二 書 三十七

昨承損惠長翰首尾數十言諄切懇烈不鄙蒙陋敏  
 論為學之大方三復感歎有以見吾兄謙虛好問之  
 盛意有非淺之為丈夫者之所可及也顧此慳控何  
 足以復盛問之萬一然厚意不可虛辱亦安得默然  
 而無言也正模寤鄉晚出而失學因循沒溺無所  
 肖似中間因閱四子小學心經近魚鋒等書慨然自  
 念古聖賢之立言垂後實非苟然而後學之自暴自  
 棄為甚可惜也遂乃不揣分量妄竊有意於古人之  
 學第以質本偏下性又頑惰雖嘗用力於講究踐履  
 之方而感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故肆流蕩無以  
 致義理之實至今不明來暗若存若亡無一的見處

每反躬浩歎。瞭然竊悲。思得當世之博學力行者。而  
 爲之依歸。或可以少變其愚陋之質。而當世之士。雖  
 有才器識量。足以自立者。競逐時好。小復留意於古  
 人爲己之學。此正模之所以彷徨一世。求師友之益  
 而未始有得者也。間者。獲見吾兄。雖知天得之不貪  
 而獨未知所學者。果何學也。前秋得見述懷詩。乃知  
 吾兄志業之卓。有非流輩所及。區區歎尚之餘。每恐  
 以我爲不如而不友也。不意今者。惠棧又到。蒲紙縷  
 縷。無非過謙。不敢當之語。君子一言。以爲不智。何吾  
 兄不愼之至此甚耶。听永提撥警省。而無著力勇進  
 底手段。顧正模方患此而未祛。何暇爲吾兄謀耶。雖  
 二聊齋集 卷二 書 三十一

然。歷觀自古。儒賢學力已固。工夫已純。然而猶未  
 免此患。見於簡牘言語者。不一。何況今日。吾儕學力  
 工夫。不及前輩之萬一。而遽望其心體湛然。無出入  
 無將迎。豈不難哉。惟當以敬爲存心之方。存之又存。  
 虛積力。久戒懼於不覩。不聞之前。謹擯於莫見。莫顯  
 之際。以用。旣如是矣。而又能不計近效。則吾兄去此  
 患不難。而忠告之益。無狀與有之矣。至於八學之方。  
 具載於四子及程朱文集。次第規模。斑斑可攷。亦  
 何待鄙言之贅也。果能用功於四子及程朱文集。而  
 又能用力於前所講者。則古聖賢地位。雖遠。而亦  
 庶乎可以窺企矣。詎不幸甚。

答河進士聖則瑞龍

聞名識願。為日蓋久。去年幸蒙不遐。既歷訪而繼以書。所以勉勵期許之者。迺出尋常自顧。淺陋雖難承當。而其為感激。豈可勝云。即日歲色倏新。伏惟愷第增祐。征邁倍健。正模杜門奉親。粗有尋溫之樂。而無人告語。慢有折慨。交心知劇。饑存仍生。事益踈落。菽水有關之憂。妻孥無存活之策。事到前圖。不得不扼念相別。經年進修。想日超詣。甚欲馳往叩之。而龍居無馬。未能效昔人命駕之誼。古所謂不但常人離別之思者。政屬出此間心事也。曾與飛鴻亭申文。有共遊仙洞之約。而拘擾如許。迄未往踐。擬趁桃源春

二恥齋集

卷二

書

三十九

漲一依異境之游。此計倘或入手。則歸路拜曾谷李。文轉向高齋。劇論懷抱而歸。實人間一快樂事。而第未知向後魔障之如何也。

答河聖則

茲承前月惠復書。拆讀數回。足罷鄙者。兼可以發人意。思多感且賀。實闡體氣。增福第有感暑。愆度奉憲不淺。今年暑雨非常。如兄清修。寡慾亦難免疾患之來。幸須攝養。盡道。得勿藥。無為。又貽惟疾之憂也。辱人事捐書冊。亦是養病。節度。固不必大洩出精神。去丹子上。如古所謂書淫者。此等義理。想兄知之。必稔而相愛之深。煩縷至此。倘可恕察。而鋒用否。三先

生言敬儘是心經中要語。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是  
 以盡博。高明看得到此。豈不幸甚。雖然。聖賢言語。皆  
 是赤心說與人。守字句。無非緊要語。亦不必如此  
 着。昔有人問於楊龜山先生曰。論語二十篇。何者為  
 要切。龜山曰。無非要切。縱今觀之。論語中若仁智若  
 克復若敬恕若一貫。豈不誠其中最切要語。而先生  
 之言。如彼者。豈不以聖人之言。近指遠。乍看雖似  
 沒緊要處。苟能天著眼破著力。則花中所得。未必不  
 勝於專務要切處者乎。況心經。是西山真先生所採  
 摭經傳格語。上自詩書。下逮閩洛之世。凡諸聖  
 賢傳心妙旨。無不備錄。而昭述於其中。一言一句。何  
 二恥齋集 卷二 書 四十

莫非親切警省也。我敢請吾兄於前所謂三言者。領  
 其要而用厥切。要於其他訓詁。逐字逐句。一理會。  
 熟讀精思。積以歲月之久而德不孤。而道自積。未終  
 造詣。自然浹洽。有貫通處矣。切祝切仰。和來瓊章。足  
 見立志勤篤。而尤有感於意寄之不偶也。

二恥齋先生文集卷之二